

第一章 太傅是熟人

北謝禎正十九年，隆冬，雪正盛。

森嚴肅穆的皇宮被一層薄薄的白雪覆蓋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枝頭怒放的紅梅被風裏挾著，零零落落地飄下來。

御花園裡，幾個灑掃宮女湊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說話。

「哎，聽說了嗎，今日早朝四皇子又上書，想請皇上把六公主送去南湖國和親呢。」

「六公主不是才認回來三個月嗎？這就要送去和親了？」

「沒準呢，四皇子催得緊，太子殿下卻力保，正想辦法把這位公主留下呢。」

「但這事關兩國邦交，什麼樣的理由能把六公主留下呢？」

周圍的花草樹木銀裝素裹，謝明蘊著一身淺紫色的宮裝站在宮牆下，大氅將嬌小的身子包裹著，頭上的步搖隨風晃動了兩下，吹開垂落的青絲，一抬頭，一張漂亮明艷的臉便晃出來。

她本抱著手爐，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雪地裡，嘴裡哼著曲子，可原本不錯的心情卻在聽見宮女們的話後，心頭驟然蒙上了幾分陰霾。

這事在朝堂上鬧了幾天，她沒理由不知道，但縱然知道了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，畢竟她是三個月前才被認回皇宮的便宜公主。

縱然父皇母后這三個月來都對她極好，東宮裡那位性格沉默的太子哥哥也很縱容她，但如今她和家國大事擺在一起，父皇會如何抉擇到底讓人摸不準。

謝明蘊抬起頭又看了一眼四四方方的皇宮，身後宮人井然有序地跟著，身上的大氅千金難求，連手爐都是用金線勾著裝飾的，比起三個月前她連一頓飽飯都吃不著的時候可謂是天差地別，她卻幾不可見地歎息了一下，心中的慌張很快被壓下去，她抬步又往前走。

想來今天父皇召見她也是為了此事，不管如何，她總要為自己爭取一次。

順著玉階走到御書房外，太監通稟後給她開了門。

進了門，謝明蘊哼著的曲子一停，身子挺得更直，走動端莊無聲，頭上的步搖隨著她的動作輕輕晃動了一下，又很快歸於平靜。

「兒臣給父皇請安，父皇大安。」她低著頭行禮。

這副落落大方的樣子讓皇帝甚是滿意，雖然這女兒只認回來了三個月，但舉手投足之間已然有幾分皇家中人的樣子。

「過來吧。」皇帝身著龍袍，威嚴與氣勢不加掩飾。

謝明蘊剛與他的眼神對上，頓時又有些忐忑地避開，這還是她認回來後，第一次單獨與皇帝待在一處。

十七年前北謝與鄰國交戰，戰亂中，皇后姜氏剛出生的小女兒不幸流落在外，從此下落不明。

三個月前，她這個平民之女一如既往地打開琴館，期盼著今日能有顧客上門，畢竟年前來人鬧了一場後，琴館的生意便越來越冷清，勉強堅持了幾個月，已經入不敷出到快要吃不上飯的地步了。

可萬萬沒想到她等來的不是客人，而是一群衣著光鮮亮麗的貴人，當先一位年輕

俊朗的公子哥不由分說帶著她來了這富麗堂皇的皇宮，又是滴血認親又是看胎記，折騰了許多時辰之後，她忽然被套上宮裝，搖身一變成了北謝帝后的嫡親女兒。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日子驟然變成金銀珠寶像不要錢一樣地送進來，皇后抱著她失聲痛哭，皇帝為她建公主府，太子三天兩頭記掛她這個妹妹，一時間她謝明蘊在整個北謝國可謂風頭無兩。

但這順風順水、吃喝不愁的好日子還沒過夠，鄰國來信求娶公主，與太子針鋒相對的四皇子一黨上書，力薦她這個便宜公主去和親。

謝明蘊攏了衣袖走上前，離皇帝近了些，她身子更緊繃，有些局促地低下頭。雖說是親生父親，但他同時也是掌握生殺大權的皇帝，有血緣卻無相處令她多少有些畏懼。

「蘊兒今日從公主府過來，可覺得冷？」皇帝語氣極為溫和。

「勞父皇記掛，兒臣不冷。」她一板一眼地回話，手中的帕子絞弄著，衣袖滑動，手上的凍瘡便暴露出來。

回來三個月，上好的藥用了許多，但多年的凍瘡不是一時半會能完全消退的，平白破壞了這雙手的美感。

皇帝目光落在她手上，停頓了一下站起身，開門見山道：「這些天的事情，想必蘊兒也聽說了，蘊兒想去和親嗎？」

謝明蘊抿緊唇，她當然不想。

「妳剛被朕認回來，朕與皇后心中對妳有諸多愧疚，自然想多留妳幾年，但朕膝下子嗣凋零，適齡的女兒只有妳一個，與南湖國和親妳是不二人選。」

皇帝的話輕飄飄落下來，謝明蘊心中更堵。

前頭十七年她流落在外，幸得一戶清貧人家收養，也算平平安安長大，十二歲的時候養父母染病而死，而後五年她一個人居無定所，四處奔波著維持生計，本以為被認回皇宮後能享福了，難道如今又要背井離鄉嗎？

「父皇打算送女兒去南湖嗎？」謝明蘊抬起頭，直白的問。

皇帝對上那雙透亮的眸子，難得有些心虛，但他很快清了清嗓子，又變成那個高高在上的帝王。「這些天妳母后與哥哥也時常勸朕，朕雖是妳的父親，可同時也是天子，不得不顧及……」

「皇上！」

皇帝的話被一道聲音打斷，御書房的門推開，一襲宮裝的皇后急急走了進來。顧不得腳上的落雪泥濘，她把謝明蘊往自己身後一扯，直直對上皇帝的視線，語氣難得尖銳，「皇上若執意送蘊兒和親，臣妾就一頭碰死在這，也好免了再度失去女兒的痛。」

太子謝明則隨在後頭進來，等門關上便一撩衣襬跪了下去，「兒臣請父皇體恤母后十多年失女之痛，莫要送蘊兒去和親。」

「臣妾冒然闖入御書房自當向皇上請罪，但求皇上顧及這麼多年的夫妻情意，以及當年臣妾與臣妾娘家為皇上鞠躬盡瘁的分上，別再把蘊兒從臣妾身邊奪走。」皇后目光落在案桌前已經寫了一半的聖旨，眼眶一紅，「南湖國遠在千里之外，

蘊兒身子骨弱，手上的凍瘡還發作著，如何吃得了這個苦？」

提及凍瘡，皇帝目光又落在謝明蘊手上，幾不可見地歎息，自己的女兒如何不心疼？當年之事他本就對皇后和姜家心有愧疚，如今皇后三番幾次相求，他難免有動搖。

「但南湖求娶皇室女，斷不能隨意找了宗室人封公主嫁過去。」

此話一出，底下跪著的謝明則立刻抬起頭，「兒臣有一辦法，求父皇聽一聽。」

謝明蘊疑惑地看向謝明則，謝明則對她露出個安撫的笑。

皇后攥著她的手緊了又緊，似乎也是擔心她害怕，她趕緊軟軟地對皇后笑了笑。

「蘊兒在民間流落十七年，未曾受過太多教導，不如為蘊兒請個太傅教導四藝，也好暫時堵住朝臣的嘴。」

以教導為由暫時不讓謝明蘊出嫁聽起來甚合情理，畢竟和親公主代表的是北謝顏面，朝臣們自然不會不同意。

皇帝顯然也有些意動，「蘊兒可願意？」

謝明蘊眼中蒙上幾分喜色，找人教習與和親，她當然知道該怎麼選，「兒臣願意！」

「既如此，朕便下旨暫緩此事。」皇帝邊說邊緩緩把案桌上寫了一半的聖旨折起，算是把此事一錘定音，「只是教導蘊兒的人該怎麼挑選……」

「此事兒臣已經想好了，父皇可還記得容淮安？」謝明則站起身，「此人是去年科舉的狀元，才華橫溢，性情溫和，若由他來教導蘊兒再合適不過。」

皇帝輕輕頷首，容家是世家之首，唯一的嫡子容淮安半年前從江南回來，接替了太傅一職，若是此人的確可用，他打算年後提為國相。

「若由此人教導蘊兒，妳可願意？」他再次詢問女兒。

「自然願意。」謝明蘊想也沒想地開口。

「既如此，傳容淮安。」

不出一炷香的時間，御書房的門再度打開，一道紫色的身影走了進來，雪已經停了，冬日的陽光照射進來，在那人身上形成一圈朦朧的光暈。

謝明蘊眯了眯眼，感覺這身影似乎有些熟悉，但她沒怎麼在意地低下頭，端起桌邊的茶盞抿了一口。

只要不讓她和親，讓誰教她都成。

那人到了跟前，清冷的聲音在屋內響起——

「臣參見皇上，參見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、六公主。」

「淮安起來……」

「啪嗒——」謝明蘊驟然抬起頭睜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看著來人。

回宮後一向大方規矩的六公主，頭一次失態地把手中的茶盞砸在了地上，華麗的裙襬沾染了髒汙。

眾人的目光齊刷刷落在謝明蘊身上，連同剛被請進來的容淮安也是，等看清楚那張芙蓉面，他微微眯了眯眼，袖中的手攏緊，雙眼覆上幾分暗色。

「蘊兒，怎麼了？」皇后不明所以地看過去。

謝明則也看出她的失態，有些擔心地喊道：「妹妹？」

然而謝明蘊卻什麼都聽不到了。

微風拂面的初夏時節，江南的古樸巷子裡浸染著酒香，咿咿呀呀的孩童喊叫與吳儂軟語在耳邊響著。

客棧二樓裡，洗得發白的衣裳穿在身上也掩蓋不住那漂亮的容顏，她沒個樣子地倚在榻上，目光隨意地看向對面長身玉立的書生。

她笑咪咪地把口中的葡萄皮吐出來，撩了撩散落在鬢邊的髮絲，明明瞧著一副明艷靈動的樣子，說的話卻毫不留情。

「露水情緣？」書生一向溫和的眼中泛出幾分冷意，語氣一沉，跟著重複了一遍。他瞧過她許多次這樣懶散的模樣，每一次瞧見他之後她都如蝴蝶一樣輕盈地跳下來，纏在他身邊說今天很累，或者天太熱不想開店了。

這是頭一次，他忙完事情回來，她不僅躺在椅子上沒來迎他，一開口還是他從未設想過的話。

「是啊。」她笑咪咪地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並不存在的灰塵，「露水情緣逢場作戲，公子不會當真吧？你記住，江淮，是我不要你了。」

臨別時的大放厥詞猶在耳邊，這人如今卻活生生出現在她面前，還即將是皇帝給她請的太傅？

這個認知頓時把謝明蘊砸得一個激靈，她臉色一白，對上容淮安似笑非笑的神色，心虛地往後縮了縮。

「六公主只怕是太高興了，才會失態吧。」容淮安掀起唇角，輕笑一聲。

和被她始亂終棄的窮書生在這種情況下相見有什麼可高興的？

謝明蘊只覺得心中一堵，開口就是反唇相譏，「本宮高興與否，不勞容大人掛念……」

「蘊兒。」皇帝驟然看了過來，眼中透出幾分疑惑。

往昔這個女兒最是溫柔知禮，怎麼今日瞧著卻有幾分奇怪？

謝明蘊頓時冷靜下來，咬牙把剩下的話嚥了回去，站起身溫聲道：「父皇恕罪，兒臣見了大名鼎鼎的容太傅有些驚訝，一時失態。」

皇后看了她一眼，抬頭笑著替她圓話，「想來蘊兒也是少見如太傅這般天人之姿，才有些失禮了，姑娘家的心性，皇上不必在意。」

謝明蘊低著頭，嘴角抽了抽，那道銳利清潤的目光一直落在身上，讓她如芒針在背，卻也不得不硬著頭皮附和皇后，「是兒臣的錯，請父皇恕罪。」

只是打碎個茶盞，不是什麼大事，皇帝擺手也沒再追究。

容淮安看著聚集在御書房的幾人，又想起近來朝中的動靜，對皇帝今天找他來的原因有了幾分猜測。

這幾天六公主是否和親一事鬧得沸沸揚揚，他自然也聽說過，只是沒想到這位三個月前認回來的六公主竟然是半年前在江南之時，對他撩撥了心又始亂終棄的騙子。

容淮安只覺得心中更悶，神情略微寡淡了些，他抬起頭，鳳眸落在謝明蘊身上，繼而掃過皇后和謝明則。

外人大多形容他是端方內斂的如玉公子，及冠後美譽無數，但年輕的臣子身負美名卻不見驕矜，實在是肱股之臣的料子。

皇帝看著他，心中方才的猶豫也散去，這人的確是教導蘊兒的不二人選。

「淮安奉命離京處理事情，回來後因連日奔波染上風寒一病不起，閉門謝客足足半年，朕甚是擔心。」

謝明蘊也聽過容大公子的事，聽說那段時間容淮安心情一直不好，似是有些鬱鬱寡歡……

想到這，她微微蜷縮了一下手指，依她看，未必是得了風寒吧。

「你回京之後整日養病，如今終於大好，既接任了太傅一職，那朕恰好有一件事想吩咐容愛卿去做。」

「皇上但說無妨。」容淮安攏了攏衣袖彎下身。

「朕之愛女明蘊才剛回來，如今缺個西席，朕思來想去，沒人比淮安你更合適，不知你可願意入公主府教習明蘊？」

教這個對他始亂終棄的騙子？

容淮安心中諷刺，面上不動聲色地看過去，他倒覺得這位公主要學的不是四藝，而是禮義廉恥。

想起那句「逢場作戲」，容淮安溫和的眸子驟然一冷，「臣不……」

拒絕的話已到了嘴邊，卻有人比他更快開口。

「父皇。」謝明蘊硬著頭皮起身，「兒臣覺得……容太傅是朝堂的新貴與肱股之臣，如此大才若是留在公主府教導四藝，怕是委屈了。」

皇帝挑眉，「那蘊兒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兒臣想請父皇允准，另擇他人入公主府教習。」

不管是誰來教都行的想法早被拋諸腦後，謝明蘊捏緊了帕子，心裡期盼著皇帝能換個人，讓她整日和容淮安待了一個屋簷下，這場景光想她就覺得頭皮發麻。

「哦？蘊兒怎麼突然改變主意了？」皇帝奇怪地看著她，直覺其中另有隱情。

謝明則眯著眸看了一眼容淮安，沒說話。

「兒臣只是不願大材小用，如太傅這般人中之龍，自當留在朝堂上為父皇效力……」謝明蘊百般推諉。

「公主看重下官，下官心中自然高興，但留在公主府教習並不影響下官在朝堂效力，公主可是糊塗了？」容淮安踏著步子，一步步走到謝明蘊身前。

既然她不願意，他還偏要應承這差事，要她與他日日共處，看她到底是真的沒心沒肺，還是尚有幾分良心。

高大的身形把她面前的光亮遮住，垂落的陰影讓謝明蘊不由自主退了一步，容淮安似是覺得有趣，又逼近了一步。

謝明蘊欲要再退，雙腿卻抵住了椅子，身後已經沒有退路。

「公主見了下官為何總退？是下官長得太嚇人了？」容淮安輕笑出聲，語調疏和，

其中卻夾雜幾分咬牙切齒，「還是說公主曾經在哪見過下官，所以才一避再避？」謝明蘊覺得呼吸一滯，咬緊牙關，皮笑肉不笑地抬起頭，道：「太傳說笑了，本宮只是怕太傅辛勞。」

「多謝公主記掛，下官不辛勞，能入府教導公主是下官之幸。」最後一字容淮安咬得極重。

兩人目光一對視，便是一陣針鋒相對。

皇后沒發覺這番暗潮洶湧，只想留住女兒，「本宮看太傅性情溫和又博學多識，是教習的不二人選，蘊兒覺得呢？」

謝明蘊求救的目光剛投到謝明則身上，容淮安已經先一步堵住了她所有的退路。

「下官記得太子殿下早上還派人往太傅府傳話，可也是為了此事？」

謝明則還沒與謝明蘊對視上就被轉移了注意力，輕輕點頭，「的確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日後蘊兒就有勞淮安了。」皇帝下了決定。

「皇上放心。」容淮安看著謝明蘊臉上的慌張，一字一句道：「臣必不負皇上所託，定會把公主教導得知書達禮。」

謝明蘊心下糾結著，找太傅一事是她點頭同意的，若是再三推諉，惹父皇不高興不說，也容易駁了太子哥哥的面子，何況再說下去難免有人會看出什麼端倪，比如心細如髮的皇后。

她在心裡暗暗嘆了口氣，「不知父皇打算讓太傅入公主府教習多久？」

「暫定……三個月吧。」

三個月……尚且在她能容忍的範圍內，一晃就過去了。謝明蘊如是安慰著自己。教習之事解決，皇帝轉頭問起容淮安其他事。

謝明蘊眼珠一轉，悄然湊到謝明則身邊，扯了扯他的衣袖壓低聲音道：「太子哥哥，我先出去。」

謝明則輕輕頷首。

謝明蘊看著正和皇帝侃侃而談的容淮安，悄然往後退了兩步，溜之大吉。

她的身影剛從門邊隱去，容淮安忽然偏頭看了一眼她原先站的位置。

「淮安？」皇帝不明所以地看過去。

容淮安回過頭，淺淺地笑了一聲，「無事。」

皇帝與他說著話，皇后與太子對視一眼，朝皇帝行禮。

「臣妾告退。」

「兒臣告退。」

皇帝擺擺手，皇后兩人從御書房離開。

偌大的御書房驟然空落下來，容淮安目光一瞥，看到了御案前那明黃色的絹帛，是先前寫了一半的聖旨。

皇帝跟著他的視線看過去，走上前把那聖旨打開。

「皇上有意讓公主和親？」容淮安看清裡面的內容，語氣清淡地問道。

皇帝不答反問，「你覺得朕如今的決定是對，還是不對？」

「皇上聖明仁慈，六公主剛認回來，是該再留些時日，以慰皇上與娘娘思女之苦。」

容淮安的聲音聽不出什麼情緒，但眸中浮現幾分諷刺。

謝明蘊若是此時和親，他這半年來日日縈繞在心頭的那股悶氣又該從何消解？那張漂亮明豔的小臉又在此時晃過腦中，容淮安忽然往前走了一步，站在御案前。

「既如此，把這拿下去燒了吧。」皇帝剛吩咐完，就見容淮安拿起案桌上的絹帛，親自彎腰走到了一旁的炭盆處，「此事讓下人去做就是，淮安何必沾手？」

「無妨，臣恰好閒著。」容淮安將聖旨投入炭盆中，看著那絹帛燒盡才直起身子，「若無其他事，臣先行告退。」

「去吧。」

第二章 御花園「敘舊」

謝明蘊從御書房裡溜出來，心亂如麻地搭著宮女的手往前走，往昔沉穩的步子顯得有些凌亂。

她仍是不死心，想著若能在容淮安入府教習之前找到辦法讓他放棄自然是最好的……心中正盤算著，轉頭過了御花園她就被叫住了。

「哎喲，六妹。」邪肆張揚的聲音中帶了幾分不屑與高高在上。

聽著這聲音，謝明蘊心裡一咯噔，抬起頭看過去，小路盡頭，一身華服的四皇子謝明哲正帶著人大步走過來，目光陰冷。

謝明蘊微微蹙眉，凌亂的步子停止，面上的慌張隱去，不等謝明哲走近就彎腰一禮，打算避開他往另一條小路而去。

她剛走了一步，面前身影一閃，謝明哲已經到了跟前，冷笑著道：「六妹怎的見了四哥就要跑呢？」

「四哥誤會了，這大路朝天人人都走得了，妹妹只不過換一條路而已，如何就是避著你了？」謝明蘊站直身子，彷彿並未感受到謝明哲身上的陰冷氣息，溫聲開口。

話雖然規矩，也禮貌地喊了四哥，聲音裡卻沒有半分敬意，畢竟她對一個時時刻刻想著害她的人很難有好感。

謝明哲冷笑一聲，「六妹這張嘴倒是巧，不知道若是日後和親南湖，是不是也能如此伶牙俐齒？」

「和不和親不是四哥說了算，如何決斷還要看父皇的意思，四哥在妹妹面前大放厥詞可是沒用的。」

「六妹還不知道吧，今日早朝，朝堂上大半的臣子都力薦妳去和親，父皇如今是對妳有幾分疼愛與親情在，但這疼愛比起江山自然不值一提。」謝明哲嘲弄地看著她，眼中閃過幾分恨意。

他的妹妹沒了，謝明則的妹妹憑什麼好端端的享福？他妹妹當年走過的路，他要謝明則的妹妹也走一遍！

謝明哲一步步往前走，逼近謝明蘊面前，瞧她那低眉順眼的樣子更覺得厭惡，「妳只是三個月前才被認回來的鄉野丫頭，就算身體裡流著皇家的血，把自己捫飾成一隻鳳凰，骨子裡也和那些低賤的百姓沒什麼分別。」

謝明蘊神色變了變，毫不畏懼地迎上他的目光，「父皇敬天命愛臣民，到了四哥這兒，子民卻變成了低賤的百姓，萬一此等忤逆之詞傳到御史大人耳中，可要小心被參一本，在朝堂上丟盡臉面。」

「好個伶牙俐齒的鄉野丫頭，妳是不是以為我不敢動妳？」謝明哲大怒，衣袖一甩，手高高揚起就朝謝明蘊臉上打去。

沒料到謝明哲如此大膽，謝明蘊瞪大眼，下一刻一隻大手伸出，精準無誤地扣住了謝明哲的手腕。

謝明蘊瞧見眼前掠過一角絳紫色的衣袍，繼而那高大的身形就擋到她的面前，身姿挺拔，長身玉立，正是容淮安。

謝明蘊怔怔地看著他，那扣在謝明則手腕處的手緊緊攥著，白皙的手背連青筋都瞧得分明，可想而知是用了多大的勁。

「哪來的狗奴才敢攔本皇子……容太傅？」一陣劇痛自手腕處傳來，謝明哲臉色扭曲了一下，本欲大怒的神色在看見容淮安之後顯然有些愣怔，須臾陰鷙地眯起眸子，「容太傅這是何意？」

容淮安輕飄飄地鬆了手，身子未曾彎下去，只淡聲道：「四殿下。」

謝明哲沒理會他的話，冷笑一聲，「本皇子教訓不聽話的妹妹，容太傅竟敢攔本皇子，意欲何為？」

「六公主是皇上委託給下官教導的學生，下官忠於皇命，自然不能看著自己的學生被人欺負，所以不得不攔殿下此舉。」

聽得此言，謝明蘊心頭一跳，抬頭看了一眼神色清淡站在那裡的容淮安，指尖蜷縮了一下。

「什麼給謝明蘊做太傅？為何本皇子從來沒聽說過？容太傅，本皇子看你是這半年養病養糊塗了！」謝明哲冷笑，只覺得容淮安在胡說八道。

「是與不是，四殿下可以去御書房問皇上，至於方才四殿下意圖對六公主動手的事，下官之後也會如實向皇上稟明。」容淮安面色不變。

「你威脅本皇子？」謝明哲大手緊握，看著這個才入朝一年多就炙手可熱的新貴。容淮安出身北謝第一世家，父親是定遠侯，母親是鄰國公主，十八歲參加科舉成為狀元，一躍成為父皇頗為依仗的臣子，手中握著城東郊外的兵權，父皇還有意在年後將此人提拔為國相。

也就是說，得罪此人並不是個好選擇。

他目光沉沉地掃過被容淮安拉在身後的謝明蘊，沒想到這丫頭才回來就和容淮安有了牽扯，倒是小看了她。

「下官自不敢威脅殿下，只是實話實說，看到什麼自然就說什麼，畢竟下官的叔父任職御史台，下官旁的本事沒有，唯獨這說真話的本事是和叔父學了十成十。」是了，容淮安還有個當御史的叔父，別的不顧及便罷了，要是因為這鄉野丫頭被御史參奏，實在是個不划算的買賣。

想到這，謝明哲陰鷙的目光掠過神色平靜的容淮安，又落到謝明蘊身上，冷笑一聲拂袖而去。

御花園裡頓時又陷入安靜，手腕上溫熱的觸感猶在，謝明蘊有些不適應地動了動。察覺到她的動作，容淮安轉過身子，低下頭與她的目光對上，那雙眸子與半年前一模一樣，連瞧著她的角度都一般無二。

「江……容太傅。」謝明蘊神色飄忽了一下，下意識喚了以前的稱呼，又及時嚥了回去，袖中的手微微攥住。

如今站在她面前的不是書生江淮，而是太傅容淮安。

容淮安眼神一暗，攥著謝明蘊纖細的手腕逼近兩步，咚的一聲，她後背貼在牆壁上，冬日的寒雪被大氅掃掉。

顧不得身上的涼意，謝明蘊下意識抬起頭，對上容淮安的眼神。

「阿蘊，別來無恙。」容淮安慢條斯理的道：「還是說，下官該叫一聲……六公主？」

謝明蘊呼吸一滯，眼皮輕輕顫了一下，感受著那雙沉得看不出什麼情緒的眸子一寸寸掠過她。

「見了故人，公主就沒什麼要說的嗎？」

她抿著唇依舊不說話。

容淮安並不在意，一聲輕笑從喉嚨間溢出來，「離開江南的那一天妳那樣瀟灑，可曾想過有朝一日，會在上京以這樣的身分和我再見面？」

自然沒想過，今日發生的一切直到現在都讓她覺得不真實。

可熟悉的眉眼就在她面前，連說話的腔調和身上的氣息都和江淮一般無二，這一切都在提醒她是真的，她真的和當年有過一段露水情緣的書生在上京城遇見，以後還要日日共處，喚他一句太傅。

謝明蘊勉強壓下心頭的複雜情緒，她站直了身子，對身後早已經嚇得不知所措的宮女道：「妳先下去。」

宮女連忙行禮，低著頭要從一旁走過去。

「今日之事不可外傳一句，否則妳知道後果。」謝明蘊又吩咐了一句，語氣重了些，聲音裡帶著幾分威壓。

這樣子與半年前江南那活潑愛笑的小姑娘天差地別，容淮安難得愣了愣。

等到御花園裡只剩下他們兩人，謝明蘊長舒一口氣，不過在袖中攏著的手仍緊緊地絞著，把今日才換上的宮裝衣袖都絞出了褶皺，一邊給自己做著心裡建設。沒事的，都到這個地步了，再差也不會比現在還差，何況容淮安這等要面子的人，能願意給外人知道他曾經被一個女人甩了嗎？

梳理好想法，謝明蘊終於再次對上容淮安的眸子，聲音平靜了些，「容太傅。」事到如今，她必須搶占先機。

「嗯。」容淮安淺淡地應了一聲。

「事已至此，本宮猜想太傅也是為皇命所迫，才不得不答應入公主府教習。」她的話剛說完，容淮安攥著她手腕的動作驀然緊了些。

「嘶。」謝明蘊忍不住輕輕喊了一聲，還沒再開口，手腕上的力道就沒了，只餘下手腕上的一點紅痕。

「公主這話是何意？要下官主動去向皇上說明放棄教習？」容淮安將話題挑明。謝明蘊硬著頭皮道：「是，畢竟當時……」

「當時如何？公主猶對當年之事念念不忘？」容淮安輕笑一聲，眼神帶了幾分涼意。

謝明蘊想也沒想地反駁，「自然沒有。」

容淮安眸光頓了頓，繼而語氣平淡地道：「既然沒有，又為何三番兩次地避開下官，甚至說出這麼一番話？」

「我是怕影響太傅清譽。」

「聖旨已下，下官不過奉命入府教習，下官尚且不怕，公主又有何好心虛？還是說，公主已經找好了第二個老師？」

「不是。」謝明蘊搖搖頭。

她自來到京城，整日待在四四方方的皇宮中，認識的人屈指可數，更遑論找別人做她的老師了。

「既然不是，那公主讓下官去皇上面前放棄教習，是想去南湖國和親？」容淮安再度追問。

「自然……也不是。」

見她都搖頭否認，容淮安這才露出一分意味不明的笑。

「既然都不是，若下官當真去皇上面前拒絕此事，之後找不到第二個能教導公主的人，四殿下再度上書，朝臣催得緊，公主可能確保皇上不會再次下旨，命公主去南湖和親？」

這句話拿捏住了謝明蘊的命脈，她的確是不想讓容淮安入府教習，但比起和有過一段露水情緣的臣子相處，她更不願意嫁去千里之外的南湖。

她登時沉默了下來，眼中情緒翻湧。

她不說話，容淮安卻也極有耐心，目光漫不經心地落在她身上。

「下官行得正坐得端，自然不怕流言蜚語，也無須去躲避什麼，所以下官不會向皇上主動請辭。」容淮安慢條斯理地拂了拂衣袖上的落雪，「公主若有萬全打算，確保自己不會和親，也可以主動向皇上拒絕下官入府教習。下官告退。」

說完，沒等謝明蘊領首便行禮離去，他脊背挺直，單薄的官服著在身上，任風雪飄落在肩頭，背影清華端斂，沒再回頭，一步步踏出御花園。

謝明蘊目光在他的背影上停頓半晌，方才偽裝出來的端莊盡數散去，她苦惱地皺了皺眉，將手中的帕子絞得凌亂。

臨別時自己那一番話必然將他氣得不輕，為何再相逢卻彷彿忘了當時的事，是壓根不在意了？

這個想法一出，頓時被謝明蘊抵去，容淮安應該是恨她的，恨她卻還同意入公主府教習……以後日日相處，他焉能讓她好過？

神情變了又變，她一張小臉皺在一起，長長地歎了口氣，「早知道……」

早知道會有再見面的一天，她絕對不會把話說的那麼死，如今反讓自己處在這麼尷尬的境地。

謝明蘊怔怔地站在原地，半晌後她伸手扯了扯一旁的花，將上面覆蓋的雪拂掉，只是冬日裡也沒幾株花還盛開著，大多都只剩下光禿禿的葉子和莖，她看了片刻覺得更加無趣，重重地跺了跺腳，從御花園離開。

那宮女見她出來，趕忙上前跟在身後，對方才的事不敢多問一句，只問道：「公主，可要去御書房？」

她指的是方才和謝明哲起衝突的事。

謝明蘊腳步不停，「不去，出宮回府。」

她若是每次都為這點小事去打擾父皇，且不說謝明哲再做什麼惹出風波，只怕父皇那邊也不一定會全然樂意。

想起在江南時自己那有仇必報，眼裡容不下沙子的性子，謝明蘊眼中幾不可見地閃過一絲莫名情緒，又很快壓下去。

皇宮不是江南，境地不同情況不同，自然不能什麼都和往日相較，為今之計只能暫時忍耐。

她走後沒多久，御花園外忽然又傳來一陣極輕的腳步聲，在她前面離開的容淮安又出現在了原地。

他面上看不出什麼表情，只盯著謝明蘊離去的方向，腦中如走馬燈一樣晃過今日入宮後的種種。

從御書房再見時的落落大方，到後來御花園裡的躲避與推諉，最後盤旋在腦中的是她離開時那果斷放棄報復的態度。

雲袖中的手微微攏起，容淮安驟然覺得指尖有些涼。

分別半年，她似乎改變了很多，說話滴水不漏，性子溫和端莊，除卻那張一模一樣的臉，幾乎沒有相似之處。

他斂下眼，眸中掠過幾分道不明的情緒，「去回父親，近些天東郊的瑣事暫時交與雲副將負責。」

「您明日當真要入公主府？」身後跟著的隨從一驚，東郊的兵權才握在手中沒幾個月，正是該忙的時候。

「且去就是。」容淮安揚手。

謝明蘊從皇宮回到了公主府。

傳聞這公主府是皇后懷她之時就已經建成的，她失蹤後皇后悲痛不已，整日鬱鬱寡歡，但仍執意命人將公主府裝修好，期盼著有朝一日尋回女兒，這公主府能迎來自己的主人。

誰料這一等，就等了足足十七年。

她回來後，皇后為了彌補這麼多年的虧欠，金銀珠寶玩物古董，但凡好的無一不送入公主府裝飾，奴僕更是送來幾百個，好在公主府夠大，倒也不顯擁擠。

「公主萬安。」管事雲姑姑走上前，一邊跪下去行禮，一邊觀察著她的表情。

近些天和親的事鬧得沸沸揚揚，今日公主入宮是為著什麼他們做下人的也清楚，

只是此時雲姑姑看著去時心情還不錯的人回來後愁眉苦臉，頓時心裡一沉。

難道皇上真的打算把公主送去和親？

想到這，雲姑姑再看向謝明蘊的眼中便多了幾分不忍和心疼。

她是皇后的人，心裡自然向著皇后這邊，這六公主才回來三個月就要遠嫁，命運就這般坎坷嗎？

「姑姑快起來吧。」謝明蘊攔住了她跪下去的身形，縱然已經做了三個月的公主，她仍是不習慣被人隨意跪來跪去。

「太子殿下來了有一會了，在前廳等您呢。」雲姑姑起身。

聞言，謝明蘊將手中的暖爐遞給雲姑姑，抬步往前走去，臉上的鬱悶在進了前廳之後就消散不見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如既往的輕靈笑意。

「太子哥哥來了。」

謝明則坐在主位，見她過來，冷著的臉色頓時溫和下來，「怎麼這麼久才回來，可是路上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謝明則生性冷淡，不苟言笑，脾性在上京是出了名的難以捉摸，平日伺候他的人無不謹小慎微，也只有對著這個妹妹時才會多出幾分寬和。

「見御花園的花開了，沒忍住就多留了一會。」謝明蘊站到他面前行禮。

謝明則抬手扶住了她，「說了許多次了，不必如此拘禮。」

回來這三個月，太子與皇后對她都是極好的，加之今日兩人擅闖御書房只為攔下和親旨意，謝明蘊自然對這個哥哥自然也多了幾分好感，她抿唇笑了一聲，乖巧站在他身旁。

「妳大多時候都住在公主府，平日裡入宮次數不多，孤擔心有不長眼的人衝撞了妳。」謝明則摸了摸她的頭。

謝明蘊心中一暖，原先的鬱悶也沖散許多，「有妳和母后在呢，誰敢衝撞我。」

謝明則搖搖頭，從腰間拽下來一塊玉佩，「這是我的信物，皇宮上下都認得，妳之後入宮的時候帶著，能免去諸多麻煩。」

謝明蘊頓時有些無措，剛要推辭，謝明則已經把玉佩送到她手中。

「雖然父皇已經答應暫緩和親，但這並非長久之計，加上謝明哲也不安分，日後妳入宮的時間只會更多，未免我與母后擔憂，妳定要將此物收下。此物不僅是一般信物，也能調動東宮和太子府的侍衛保護妳。」

「太子哥哥……」謝明蘊紅了眼眶。

「我既是妳哥哥，這些便是應當為妳做的。」謝明則溫柔地笑了笑，「妳就安心留在公主府，等著容太傅前來教妳，剩下的事情我與母后会為妳處理好。」

提及容淮安，謝明蘊指尖一動，面上表情微變，有些欲言又止。

謝明則敏銳地注意到她的情緒，抬手揮退了屋子裡的人，問道：「今日在御書房，妳看到容太傅的時候似乎有些不對勁，和他交談時情緒也頗為激動，可是之前曾在哪見過容太傅？」

「沒有。」謝明蘊語速極快地反駁，語氣裡帶著自己都沒察覺到的心虛。

「哦？」謝明則本是隨口一問，然而這下反而加深了懷疑。

「太子哥哥想哪兒去了，容太傅是上京人，我之前只是個在江南長大的平民，怎麼會有見到容太傅的機會？」謝明蘊清了清嗓子，狀若鎮定地道。

謝明則銳利的目光落在她臉上，片刻後又移開，「若妳實在不願讓容太傅教習，孤再著人去找其他人也一樣。」

此話一出，謝明蘊顯然有些意動，畢竟憑容淮安的脾性，她以後的日子定不會好過，即便她如今貴為公主，但以容淮安的手段，她吃虧了也只能咬牙往肚裡吞。這個理由只是其一，其二是她生怕和容淮安的過往為外人知曉，而不見面自然是最好的方法。

「可我記得今日太子哥哥讓人去過太傅府，想來在太子哥哥心中，容太傅是你認為的不二人選吧？」謝明蘊自然不會直接承認不願意見到容淮安，於是要了個小心思，拐彎抹角地問。

謝明則輕輕點頭，「朝中孤可信之人大多是武將，少有的幾個文臣都是寒門，不夠格來教妳，父皇多疑，若是我尋了保皇派的人入公主府，難保他不會起疑心。」疑心這是東宮派的謀劃，想通過教習一事拉攏他手下的臣子。

謝明則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容家是北謝第一世家，又是少有的中立派，容太傅在朝中聲譽也很好，所以孤才選擇他。」

聽到這裡，謝明蘊想起御花園裡容淮安的一番話，她看著謝明則有些疲憊的面容，心裡糾結了片刻，若無其事地笑了，「原來如此，妹妹也覺得容太傅很好。」

再折騰下去，萬一惹出別的風波就得不償失了，何況她也不可能承認自己不想和容淮安相處，畢竟在外人眼中，她只和容淮安有過「一面之緣」。

她沒再提換人的事，與謝明則多說了兩句便將人送走，等前廳只剩下她一個人，那張明艷漂亮的小臉又皺在一起，苦惱地歎了口氣，伸手撥弄著腰間的玉佩。事到如今，也唯有走一步看一步了，容淮安如今還管著東郊之事，想要找到人交接也不是短時間能辦到的，她還能再過兩天清閒日子。

晚上，上京又下起了雪，皇帝連夜傳了一幫大臣入宮，戌時過後，臣子們烏壓壓地從殿裡走出來。

皇帝接著下旨言六公主初回宮中，帝后甚為思念，決定將其多留一兩年承歡膝下，另擇太傅容淮安入公主府教授四書五經與四藝。

皇帝又馬不停蹄地修書給南湖，表明若南湖能理解他思女之心，便將此事容後再議，若依然想與北謝聯姻，北謝自當從宗親中擇取最優秀的郡主前往和親。

消息傳到四皇子府，謝明哲當場就砸了一屋子的瓷器，大手緊握，眼神冷酷，「謝明則為了自己的妹妹還真是費盡心思。」

同樣是和親，同樣是妹妹，憑什麼他的妹妹就得死，謝明則的妹妹卻能好端端地留在宮裡，免受遠嫁千里的苦難，世上沒有這麼多的好事，他也不允許東宮兄妹好過！

想到這，謝明哲冷笑一聲，抬手喊來了人。

第三章 專挑痛處折騰

謝明蘊一直等到聖旨和給南湖的書信送出去才算真正鬆了口氣，大半個月緊繃的神經一鬆，她這晚沒點熏香，難得睡了個好覺。

第二天一早，謝明蘊尚在睡夢中，門邊一陣低語聲將她吵醒，她睡眼惺忪，也沒聽清楚是誰的聲音，往外瞧了一眼，只見天色依然昏暗，連太陽都沒升起呢，什麼人這個時候來公主府拜訪？

謝明蘊揉著眼喊了一句，「誰來了？」

雲姑姑的聲音響起，「公主，容太傅到了，您可要起身？」

謝明蘊猛地睜開眼睛，瞋睡蟲被驅散得乾乾淨淨，容淮安今日就入府教習？

她撐著身子坐起來，因為動作太急促，只聽咚的一聲，胳膊磕在了床沿，她痛呼一聲，腦子總算是清醒了，動作也隨之止住。

不對，這天都還沒亮，就算入府教她也不該這時候啊。

「什麼時辰了？」她晃了晃腦袋，問道。

「回公主……卯時一刻。」雲姑姑硬著頭皮開口。

六公主脾性是一等一的好，對下人也不算苛刻，唯一的規矩是每日必須睡到巳時，因此公主府的人從不敢在巳時前打擾，誰知容太傅卯時剛過就敲響了公主府的門。謝明蘊往外又看了一眼，身子軟軟地躺了回去，一邊伸手拉上了被子，「讓他等著。」

容淮安只怕是上朝上傻了，誰家教習是這個時辰來的，之前在江南的時候，她的琴館都是午時過後才開門，如今不用養活自己，她能卯時就起？

斷然不可能！

「……是，公主。」雲姑姑聽出她聲音裡難得的煩躁與怒意，頓時也不敢再說，轉頭往前廳去了。

屋子外安靜下來，謝明蘊又沉沉睡過去，可惜安靜不到片刻，門外再次傳來腳步聲。

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既然要學習，公主總要擺出個態度來，這個時辰皇上都已經上朝了，公主再睡著只怕不合適吧？」容淮安清潤的聲音一如既往帶著不慌不忙的從容。

這話讓謝明蘊剛平息的惱意又湧了上來。

容淮安發哪門子的瘋？這個時辰別說國子監，就連城外操練的兵士只怕都沒幾個起的，他要她這時候起來學習？

睡意因為怒火散去了些，謝明蘊有些失態地撐起身子往外瞪了一眼。

「公主還沒醒嗎？倒是比下官想像中的更能睡些。」容淮安能聽見屋裡的動靜，卻還偏要裝作一副不知道的樣子。

謝明蘊分明從他語氣裡聽出幾分愉悅，這下她就算再遲鈍也知道這人是故意的。是啊，在江南的時候他最清楚自己每日都要睡到巳時，如今偏偏在卯時就來公主府把她叫醒，能不是故意的嗎？

謝明蘊想也不想地出聲諷刺，「太傅堂堂狀元郎，居然一大清早就到了公主府，瞧著比本宮府裡的灑掃丫鬟還清閒。」

這話帶著一股子火藥味，雲姑姑身子一抖，頓時低下頭去，不敢看容淮安的臉色。公主平日裡脾氣挺好的啊，怎麼今天見了太傅跟被踩了尾巴似的？

一片寂靜中，容淮安拂了拂衣袖，輕笑一聲，「是啊，皇上昨夜就將下官叫進宮，免了下來這些天在刑部和城東的事宜，說讓下官專心留在公主府，好生教導公主。」他話說到最後加重語氣，將最後六個字咬緊了。

謝明時氣笑了，好生教導？只怕是想著要怎麼折磨她吧！

她眯著眼睛想了片刻，重新蓋上被子躺下去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就算他容淮安擔著太傅的名頭，只怕也是不敢闖進來拉她的，而她要是第一天就被容淮安拿捏住了，接下來還能好過？

在門外的容淮安彷彿猜到她什麼心思一般，不緊不慢地道：「下官倒不知道，公主比之前在江南的時候——」

「容淮安！」謝明蘊猛地坐起來，揚聲打斷了他的話。

屋外安靜下來，她一邊鬆了口氣，一邊咬牙切齒地又瞪了外面一眼，甩了衣袖直起身子。

「有勞太傅稍等片刻，雲姑姑進來。」

容淮安嘴角露出幾分意料之中的笑，慢條斯理地道：「下官在書房等候公主。」

梳洗完畢，謝明蘊從屋子裡出來，瞧了一眼外面的天色還暗著，抬起步子往書房走去。

「時候還早，可要奴婢吩咐膳房先準備膳食，公主與太傅用了再入內學習？」雲姑姑跟在身後問道。

「不必。」謝明蘊腳步不停走著。

進了書房，她一眼就瞧見坐在案桌前的人，因為天色還暗著，書房點了一盞燈，明黃的光影照在這人身穿絳紫色的官服上，映上幾分光亮，連著清潤的眉眼都溫和了些。

他手中拿了一本書，正斂了神色認真看著，身姿挺拔，任是誰見了也要稱一聲俊俏，然而謝明蘊只瞥了一眼就移開視線，清了清嗓子走進去。

聽見聲音，容淮安抬起頭，似乎將方才發生的事都忘了一樣，溫聲笑道：「下官見過公主。」

謝明蘊似笑非笑地坐了下來，也算恢復了幾分冷靜，容淮安第一天來教習，母后和太子哥哥回頭必然都要過問，她要是表現得太不正常只怕會引起懷疑。

想到這，她坐直了身子，嘴角勾起幾分溫和的笑，「有勞太傅了，如此寒雪天還起得這麼早，當真辛苦，本宮多謝太傅。」

容淮安聞言微微揚眉，有些意外她的反應，但掃到她身後跟著的一群人頓時了然，淺笑道：「公主折煞下官了，不過分內之事，縱然皇上讓下官入府教習三個月，但下官想公主聰慧，從前在……」

他話說到此處故意停頓了一下，果不其然看到謝明蘊肉眼可見地緊張了一下，似

乎下一刻就要衝過來堵上他的嘴，眸中掠過幽深之色，不緊不慢地補上後半句，「聽太子殿下說從前在江南的時候就自學過許多東西，想來四藝也是不在話下。」一句話轉了兩個彎，還好最後沒胡說。謝明蘊剛鬆了口氣，餘光就看見容淮安眼中的愉悅，頓時心裡更堵了些。

袖中的手攥了又鬆開，她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太傅知道的倒挺多。」

「既然公主來了，下官也不再多話，時候不早了，公主若不用膳，不如就從現在開始？」雖說是徵詢謝明蘊的意見，但容淮安手中的書已經遞了出去，「不知公主想先學什麼？」

「既然是教習，本宮一切都聽太傅的。」謝明蘊興致缺缺地接過書。這答案早在容淮安意料之中，他輕輕頷首，白皙的指節又翻過一頁書，「那不如今日先從書畫教起？」

「隨你。」謝明蘊說完打了個哈欠。

外面寒風呼嘯，但屋內燃著炭火，溫暖如春，她本就沒睡夠，此時已然有些昏昏欲睡。

「下官瞧公主有些睏倦，可是昨夜沒休息好？」容淮安瞥過來一眼，似乎不明白她為何如此疲憊。

心知他是故意，謝明蘊連解釋都懶得解釋。

見她不理會，容淮安也不惱，將手中的書擱下，自顧自說道：「既然公主睏，不如下官先為公主講一個故事，是前些天從書上看來的。」

謝明蘊掀起眼皮，容淮安還會講故事？

她在江南的時候許多次纏著這人講故事，他大多一板一眼地拒絕，說自己不會這些，如今太陽倒是打西邊出來了，她倒要看看他能說出什麼來。

容淮安從容地端起一旁的茶盞抵了一口茶，才悠悠道：「故事發生在前朝，傳聞曾有一窮書生中舉進入朝堂，將要平步青雲官運亨通的時候，家中的妻子卻悄無聲息地將他拋棄，留下一紙休書便離去。書生回去後一陣失意，這件事被京城的百姓們知道，議論紛紛，其中多有指責這位夫人所為不妥。」

謝明蘊臉色一變，死死地盯著容淮安，一字一句像是從牙縫裡蹦出來的一樣，「太傅給本宮講這種無趣的故事做什麼？」

「只是覺得公主……也許有和這些人不同的看法而已。」容淮安意有所指。

這話中的指向性太明顯了，謝明蘊額角突突地跳了幾下，剛欲發作，又想起身後的婢女，袖中的手一緊再緊，「本宮沒什麼看法。」

「那也無妨。」容淮安清淺地笑道：「這正是下官今日要教給公主的第一個道理，何為從一而終，何為……一日夫妻百日恩。」

「啪嗒——」案桌上的茶盞被謝明蘊的衣袖掃落到地上，砸出重重的響聲，繼而四分五裂，滾燙的茶水也潑在地上。

婢女們俱都嚇了一跳，不明白怎麼聽個故事的功夫，公主就能把茶盞砸了。

「都下去。」謝明蘊聲音帶著幾分薄薄的惱意，連茶水濺到了手背上都沒管，目光往回一掃，阻止了婢女上前清掃收拾的動作。

一群人從書房退出去，最後面出去的人還貼心地關上了門。

吱呀一聲，屋內歸於平靜。

容淮安似乎對她的怒意毫無知覺，茶盞砸到腳邊連動也不動，反倒溫聲問她，「公主揮退了人，可是有什麼事？」

「江淮。」謝明蘊卻是懶得裝下去，冷聲開口。

時隔半年，又聽她叫一句江淮，容淮安眸中透出幾分諷刺與冷意，可他隨即斂了眉眼，「公主總算是承認與下官認識了。」

謝明蘊眸中一暗，不知道想到了什麼，呆愣片刻又回過神，「之前的事你若怪我，我今日便在這與你道一句對不住，但往事如流水……」

「對不住？」容淮安驟然揚眉，打斷了她的話，「公主做錯了什麼？需要對下官說對不住？」

謝明蘊一噎，剛才還很足的氣勢散去了些。

這要她怎麼回答？難道要承認自己不該對他始亂終棄嗎？

容淮安接著道：「既然沒有，又何須對下官說對不住，下官如何擔得起公主的道歉？」

「那你要如何？」謝明蘊坐直身子。

卯時叫她起身，又屢次在旁人面前提及江南，再到那個故事，要說他不是故意的，她一點也不信。

「這話似乎該下官問公主，是公主揮退了人。」容淮安淡淡開口。

謝明蘊被他的話一堵，深吸了一口氣，「過往如何，到底是江淮和沈蘊的事，如今事情已經過去半年，你我都在上京換了一重身分。況且容太傅是世家嫡子，朝堂新貴，前途不可限量，總不想那段往事為外人知曉。」

「公主想說什麼？」容淮安抬起頭。

不知道是不是謝明蘊的錯覺，她分明覺得他的語氣冷了兩分。

「不如你我約法三章，就當做那件事從來沒發生過，日後在外太傅不必提及與我認識，我自然也不會多言一句，以免引起什麼流言礙著太傅前途。」

容淮安嘴角剛扯開，又似乎覺得無趣，緩緩收回了笑，神色清淡地道：「公主是怕影響下官的仕途，還是怕影響到公主自己？」

「藏著那件事對你我都好，自然是一樁互利互惠的事。」

好一個互利互惠！

日前在御書房和御花園見到謝明蘊，她端莊溫華，在帝后面前守禮，在謝明哲面前又多有隱忍，本以為這半年將她改變了很多，如今一看，分明還是那個巧言令色的騙子，能將黑的說成白的，死的說成活的。

「下官沒有答應的必要。」容淮安伸手又翻過一頁紙。

謝明蘊從他的表情裡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麼，心中有些氣餒。

她記得在江南時，這人就總是這副樣子，雖說在她面前永遠稱得上好脾氣，有求必應，但大多時候她總看不透他所思所想。

那時候只以為他像一尊無慾無求的佛，如今看來分明是從小被世家大族的規矩和

官場淬鍊成了喜怒不形於色的樣子。

她神色怔怔地看著容淮安，目光觸及他清涼無波的鳳眼，卻又覺得有哪裡不一樣，直到看了半晌才略微有些明白。

是疏離，他如今看她的樣子與看父皇、看太子哥哥，甚至那日看謝明哲的時候都沒什麼差別，一句帶著惱意的「那你要如何」忽然就說不出了。

屋內安安靜靜的，容淮安似乎沒察覺到她周身氣息的變化，一直低著頭翻那本不知道已經被他翻了多少遍的書。

良久，屋外有人打破了這沉默。

「已到辰時，公主與太傅可要用膳？」

「不用——」

「傳膳吧。」

謝明蘊話說到一半被攔住，她噎了一下，回頭看著坐在案桌邊的容淮安，「本宮以為太傅來得這麼早，定是早早就用過膳了呢。」

「下官是為公主考慮，憂心公主餓著肚子。」容淮安溫聲接話，似乎方才的彆扭與爭執都不曾存在一樣。

憂心她餓？從今日卯時到現在，她氣都被氣飽了。

「太傅要用膳就請回吧，本宮這公主府招待不起太傅這尊大佛。」她往後靠在椅子上，懶散地說道。

容淮安揚眉，作勢起身要往外走，「公主既然如此說，下官自然也不能勉強，不如就去太子府或者皇宮向皇上討一口飯，想來皇上與太子都是極願意留下官用早膳的。」

謝明蘊剛闔上的眼猛地睜開，看著容淮安腳步不停地往外走去，額角突突地跳，終是在他腳踏過門檻的剎那猛地站起來，「傳膳！」

容淮安同時停住了步子，回頭施施然看向謝明蘊，「多謝公主。」

兩人一同去前廳用了膳。

吃過早飯，謝明蘊的心情也算好了些，腳步輕快地進了書房，可回頭瞧見容淮安，心中又蒙上一層陰霾。

她一邊腹誹著，一邊坐到桌前，與容淮安隔了不遠不近的距離。

容淮安也坐到案桌前，低頭瞧了一眼桌上的宣紙，道：「公主坐過來些，到了該教習的時候了。」

謝明蘊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才撐著椅子站起身，往前走去。

走到案桌前，她才發現這屋裡只擺了兩把椅子，另一把就在離容淮安半尺的地方，她若是坐過去，兩人之間也不過就隔了幾寸，她不禁停住步子，有些躊躇。

容淮安抬頭瞥了她一眼，「怎麼？不敢坐？」

「誰說本宮不敢！」謝明蘊往前跨了一步，坐在椅子上。

容淮安手一抬，自然地從身後探過來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謝明蘊有些慌，下意識要去推他，手伸到一半卻見容淮安身子越過她，往前拿了一枝朱筆，而後緩緩坐了回去。

注意到她的動作，容淮安揚眉，「公主以為下官要做什麼？」

謝明蘊頓時鬧了個大紅臉，抿緊唇沒搭理他。

容淮安落坐，從一旁抽了一張宣紙開始寫字，他眉眼認真，修長白皙的手握著朱筆，寬廣的雲袖隨著他行雲流水的動作微微晃動。

不出片刻，他停了筆，拎起宣紙抖了抖，待上面的墨乾了些才遞過去。

這張宣紙上的字自然是極好的，筆鋒遒勁有力，瞧著就賞心悅目，但把紙給她做什麼？

「嗯？」謝明蘊不明所以地看著他。

容淮安眼中掠過幾分笑，慢悠悠開口道：「昨日晚間，皇上特意吩咐下官，來了公主府之後要先將公主的字教好。」

謝明蘊袖中的手一緊，她這人隨心又好養活，若真說有什麼壞毛病，其一是早上必須睡個懶覺，其二是不喜歡動筆寫東西。

因為用了早膳而好了幾分的心情頓時又被打散，謝明蘊死死地拽著手中的宣紙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練字？」

「自然。」容淮安似乎對她的惱意無所察覺，緩緩補充，「今日就先練一百張吧。」

「一百張？」謝明蘊聲音下意識揚高，看見容淮安點頭承認，恨不能把面前這張帶笑的臉給撕了最好。

他這紙上的字不少，練一張就要兩刻鐘，一百張豈不是要寫到晚上？

「公主還是早點開始抄寫吧，皇上昨兒晚上特意吩咐了，起初七日的練習他都要查看。」容淮安說完拎起一旁案桌上倒扣的書，低頭看了起來，「下官在此陪著公主。」

是陪著她還是看她笑話？謝明蘊死死地盯著他那張假透了的臉，半晌才低下頭，拎起朱筆在宣紙上寫字。

她之前怎麼不知道容淮安如此黑心！